



他從陰影中經過陽光再回到陰影中，陽光利然變色，不再是金黃，也不再是炙熱，而是一種近乎假面的金色，籠罩於灰暗之中，熱度變得更深更假，給人以一種有種重量的感覺。

他靜悄悄地坐著，向來少說話的他變的更不容易開口，誰都不敢說話，也不敢出聲或輕輕地動一下。辦公室中聊天的習慣已窒息於他的死寂中，但他的心亂得不能再亂，望著的一切等於不會張眼，盡是死亡盡是悲愁，生活是相當沉重的擔子，重的沒人能擔得起。

路上遇見他，從來體魄十足的他已不再點頭，他近乎失去了一切；失去了愛，也失去了寄託，只剩下他曾經很輕的頭，此時重的只能垂得更低更下。

希望的眼神一夜之間已成火燼，沒有光彩，沒有深度，只有空洞和絕望的灰色。他的眼半閉，無神得一如淚已流盡，只剩下空空的殼，空的不能再空。

他不忍回想兩天兩夜來的痛苦，更不忍回憶他太太的號啕，她痛哭於餐桌，號啕於床沿，翻滾於地面的悲慟，使他想到的就覺得上帝的殘忍！為什麼呢！為什麼呢！為什麼一定要害死我的好兒子呢！那麼一個可愛的兒子，多叫人疼的乖孩子！為什麼呢！為什麼一定要奪去他的生命！我的孩子，多乖，多天真，多可愛！

他的淚水又滑過臉頰，他忍不住要哭出來，但他試過多少次了，却仍然控制不住，他想忘掉這一切，他試著專心辦公來忘掉這一切，但是，張眼所見的却只有一張可愛的臉，靜靜地閉著眼，除了右眉上的一裂新創痕之外，一切都那麼完美那麼可愛，誰又能相信他不再蘇醒了呢！

前天下午，當他仍在辦公的時候，一個電話來了，說是有急事找他，他百思不解之際却遙遙地聽見他孩子受傷的事，他扔下了未辦完的事，趕到醫院時，却只剩下死寂，他的步子由焦急而緩慢而沉重，終而癱瘓於太平間的門口。

醫師向他說了許多話，他却只聽到不連續的句子；汗水……腦震盪……肋骨斷裂……頭蓋骨裂損……

可是他不能相信，孩子看起來多安祥啊！除了一道細細的創傷，劃在眉毛的尾端，怎麼會？怎麼會啊……

日光燈不知何時亮了起來，也不知換過了多少的安慰者，他的感覺是否定的；他沒受傷，他沒死，他只是睡着了而已……

突然他緊握著雙手，以一種深深的懇求，望著醫師，「求求你，救活他吧！求求你盡可能治好他吧！他沒死，他只是昏睡過去而已，求……」醫生的頭左右晃了一下，他突然覺得心垂得更低，垂向無底黑暗中，落下。忽然他覺得一切事物都已遺棄了他，遠遠地遺棄了他……他想；那不會是我兒子的，我兒子已回家了，他該已吃過晚飯在溫習功課，那不會是我兒子，不會，絕不會！但是我又為什麼傷心？……

他沒聽到門外慌亂的脚步聲跑近，也沒聽到開門的聲音，突然的靜寂却使他感覺到有人佇立於門口，他抬頭望了一下，是孩子的母親，她怔々站著，突然的尖叫劃破了死寂，長久的迴響在空間戰慄，使人寒心的哀傷頓時迷漫整個人間。

她跪到孩子的床頭，瘋狂的撫摸，歇啣地埋首哭泣，斷續呼叫，緊緊地摟著孩子的頭；醒來吧！孩子，媽來了，醒來看看媽……別讓媽傷心啊！……孩子你為什麼要去游泳，你去了媽活著也沒意思，醒來吧，我帶你回家，你要什麼，我都給你，只要不離開媽，不要離開我，孩子，孩子……孩子啊……

午夜，也許已清晨，那是時間失去意義的時候，醫院早過了下班時間，他們都得回去，家裏的妹妹還需要照顧，他們想把孩子的屍體抱回去，但是為了還需驗屍，而且怕給家裏的孩子看見了不好，只能作罷，但是，他們多不願意回去啊！一個孩子，可愛的孩子，睡在這間黑暗的房裡，在這張冰冷的硬床上，一個人，伴著死亡，多寂寞多恐怖！

但最後她還是給他翻回家了，一路上回著頭，流著淚，口中喃喃地念著孩子的名字……

一到家，見了孩子，又止不住的痛哭失聲，整個夜晚她先生俯著案頭低泣，而她跪在神桌之下，痛哭，直至沙啞，仍然止不住傷心，幾次的暈倒，幾次的用頭撞向地面，幾次的翻滾……

次日午後孩子火葬了。

而她，一刻比一刻更憂傷更無力，不止一次的昏迷，但為了其餘的幾個孩子，他盡了勸說的能力，而他自己呢？悲痛於無言之中。

孩子雖死，但並非失去一切，仍然還有幾個尚需照顧呀！

也許失去的無法補償，但總已失去。

悲傷是不會太長久的，他想；只要上天慈悲點，也許日子會明朗一些，但那總是以後的事。現在的沉痛仍然在伸延著，誰知道它將延伸多長多久？